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七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啓

除太學錄謝宰執

拜命衡門備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

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
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
迂濶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為
貧往教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遑知有他引而
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
缺豈惟獨慙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人以
無稱報為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疎賤之美徒抱私
誼重逞遠摸其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絕

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鬱有前輩扶持興起之
念與其妙選以得雋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
暇計爰俾凡質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
墻愛博願悉畧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力微庶少盡於
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最於學爵命自天當宁推高旁觀嗟異但取士
必多其節目而後進而授官亦課其歲月以為勞雖裒

然舉首之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寵既從於優覆禮
又為之特加即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上舍之彥收
中雋之功因難見奇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當注金
而不昏其完觀當今科第隄防之詳欣聖主寵光度越
之盛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
綸需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

潛高明而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
長隱若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
之未嘗徐圖天意之自定勲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
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
留康定式邁范富之歸蓋嘗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
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
輯羣牧和萬國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柱某適
與走趨之列備悉德業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之游輝

光自近孰令在

闕

之數穹壤攸同暄冷未齊霖

潦將作伏乞俯從民望咸致太和

與福建柴運副

風憲一臺

闕

歸於正豈

闕

復與驅馳載惟幸會之

深莫喻忻愉之至委官刑於太

闕

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

凋抱圭璋而不琢承宣淮右

闕

之言入覲明

嘗建久長之策所以不

闕

推愛爰命

闕

嘗

中於機會薄物細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

闕

之可莫若

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惡之諷方
平之遣發大臣

闕

景仁深陳其非是邢惡之追窮往事

闕

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寥俾善類之安輯意
俗難異言某既疇昔之依仁矧繼今而受令願

已

闕

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
敬豈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

近於大雅議論接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
之輩行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
子之末伎是宜次玄鳥生民之作薦園丘清廟之休而
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
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
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某志
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文一紙自通
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為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負獲依於德寓忘其恐
懼繼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夢世有
令名於今薦紳孰為先進荐揚華貫甫直禁林方濶步
寵光之時乃遠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
之轅清風彌高善類太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
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襮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
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黃綬之風欺者豈忍眷此意

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嘗侍瞻今在安撫願言終
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間會幸之際欽慕惟深晚得所圖
逝將既見某官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
平之舊才猷蘊籍固宜宦達之難藉嘗得之士友之間
而與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名數日間居他無
情色宜為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

強周下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畧
知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
獲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幸平日
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

答桂陽趙守

交贄閩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
賤翰之先施繄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
典刑蓋得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溫恭爾雅在二南

公子之間樂易宜民真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
維城大連十州小乘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
祥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以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
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
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
符之始深切凌兢惟甘棠所芟之餘尚堪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

以諸生來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

英得中庸之學跂彼羣老淒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

喬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南

荊州之鎮荒地弗治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

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

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撲檄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

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筮良有

後憂

闕

未知安仰

闕

緣幸會忽過所圖逝將聽罄

效以自寬抑

闕

乏分守而不敢垂憐拙學之由求從政

之長庶俾愚蹤

闕

譏之致

答楊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
蒙朋翰良慰面牆某官以湖海之豪擅鳳麟之譽繇淵
源之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
收百戰益知游刃之才盖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
永惟舊郡粵自熙朝興計偕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

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
之望化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官居之要
務嘉賓可式庶幾多干木之風獄市所容奚上問至公
之道

答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哀悰之不敏喜
於既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
之嘆某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縉

紳之譽循次而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
青青衿佩之伍雖名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
墻曷堪乘障聞風而悅迺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
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嗟之不聞儻未瘳官尚
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蓋之初

答桂陽王教授

益祥

納交邇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迺見相先之誼未
知所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

不羣之氣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
最對闕廷者千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
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墻是懼事多踰
度孰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
以迪微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
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陽吳瞻軍畿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友方

將分半席之共事庶免貽朋緘之過譙雖以自寬未知
所報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
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
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篋庫之
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憂在面牆
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隕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
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斯
知過歸之適止可與共學儻惟嘗事洙泗之間不卑小

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宰執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丕
冒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
成之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叅才若賈誼開清淨
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
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母我之學
成代天之功一紀於茲曾莫窺其愠喜百工所職初不

失於重輕乃如疎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
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儻報三年之政遂
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
盟悉仰皇華之庇迺如獨喜則倍羣瞻某官當代典刑
本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大方獨步於英
躔已遍儀於清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

流當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園丘清
廟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月還駟九折流俗以衣錦而
為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加嘆萬里來歸之近諸
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況裏言之有味推之在昔
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內之福某以空疎之
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夤緣之幸迄
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而
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

之白髮奔走學林永惟修敬之深併誦屬心之久儻辱以書生之故不宜遐遺若責其冒上之愆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隣爰修使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擅圭璋顒卬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尤重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

注意況江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郴岸瞻言刺史
有巖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期年報政之時奉
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疎末學齷齪散材乘障何堪
面墻是懼譬諸弱植固欣依松栢之高正使澡身猶慙
廁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官謗之可逃同寅協恭
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于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迺同與國之

盟即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
某官學本六經才無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
若論後來不數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裏言宣勞
盖自於青衫養望殆幾於白髮陞華延閣盍歸西省之
班服美長淮迺掌北門之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
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
珎吝之餘空疎如故冒來乘障憂在面牆不圖雅故之
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何知我者誰

亦已分之幸甚何繇隙地之遇薄敘小邦之懷滕間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委攸同撤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固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蕞爾桂陽已非古郡析郴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興

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狀為誰纔一二人而已間或收
効於毫髮曷嘗掛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辭刺章
至於專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
此寵異昔方岳攷績於僉言以見公春秋予人至特書
以為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某者才不逮
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鈇槩晚但謀於稻粱豈謂誤恩
遽叨假守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拘
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

之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以乞憐
庶幾萬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已乃不
然竟以拙誠而見錄某官當今先進薄海達尊覆護諸
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
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乎
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深
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以為功歸潔其身當
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
聲所暨羣德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
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
試世方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危閱盡翟公之
賓客雖三已而何愠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
事況民庸之愈偉曾物望之誰如嘯咏東嘉聚塵閭而
可數指麾鄂渚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

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來之奚遲撥以比年宜召還之
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其甚矣面墻於焉乘障意所
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
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迺有萬間之庇顧惟列郡
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嘗近魯侯之色笑其為欣
抃實倍等倫

止齋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八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三

宋 陳傅良 撰

啓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晉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恭惟某
官才足以緝熙於天繹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東國鈞
獨行儒術許身衮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久

要平生之友至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人明九變之憂患以其難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為舊學未常入總於百官鄭侯之為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皓孰與早朔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弼諧昌運度越前聞永惟載籍以來鮮出勲勞之右如某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聞綸告之四馳喜

福等夷而百倍況每蒙慰藉有周南留滯之詞而迄值
亨嘉在汙水朝宗之數輒因賀牘併敘感悰葵傾之私
敷宣罔既

賀留右相

恭審渙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
賴恭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
廣大德兼衆美在伊尹夷惠之間學貫羣儒無程氏蘇
臣之辨若論行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

於甘泉亦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
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采永惟論相粵若淳熙弄印
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
遷誰其特起召從帥閫謂見大夫之無人擢貳樞庭出
諸君子之不意訐謫屬耳績用藹然遂繇同列以先登
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哉公不
以日月而為勞事適類此矧屬壽皇之高蹈欲傳神器
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

社稷之臣廊廟為之光輝華夷為之震疊某嘗瞻英衮
及聰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愚極陋庶將
安一介之私

賀王叅政

名從外閫入告嘉猷擢寘上宗晉叅大政共惟某官受
天間氣為世宗工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
海內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
於君子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

心相與儀圖於宰事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
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
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厯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
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藏之節初無夢卜
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屬壽皇之獨斷欲傳神器
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共於詢謀
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巽申有命尚無忘受寄之心
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

私衷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
官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
歸于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歲諸用自牧以謙本
其視韓魏歆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
動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
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乃兼衆

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
儀圖於兵本況甘盤之為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鄼侯
之為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
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
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慚
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

華所庇福履攸同屬垂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其官
當今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
寄將明主德既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祉
凡在具依之列咸輸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雁勛勞之
野定應亟入騏驎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閔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
休并一談而稱慶某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

之歐蘇風流尚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既上當君子之亨
義取觀頤宜明享聖人之養聿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
被深知尤虔善頌越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絲幸為
諸生將摯菜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邊瑣畀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
極矜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桂陽介於湖嶺
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纔一二人而已率

皆久次然後序遷未有輒為當路之聯越在他邦之上
重念某疎愚如故衰惰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
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
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
始但虞小量自顛於盈滿之餘以寵為驚未知所稱某
官弼亮二聖整齊百工秉國之鈞自具瞻而下逮使人
以器嘗易事而兼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
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將明於隆指勛勞安宅庶

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為嗣掌矧嘗受察以公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荀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塗而同歸正始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書生不立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

在後陳周雅肄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價
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
之如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
宗工吾君舊學如周保傳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畀
予中權之寄自其分閫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採
三江彭蠡舳舻相銜凡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粵

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之歸然雖二老盍歸而此豈
久居之地然一夔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
為稻粱濫分符竹方恐嘖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聞
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甚審公論謂何與
文子以同升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諒惟辱
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

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間可期某官
年高德邵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
言行乃砥柱之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
昔者高宗之思舊學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
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闕員必九重之深意
某從游最久聯事奚堪以乘障之未能而察州之豈易
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乘之依願安承
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
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
特達之資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
聞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
中流方虛當宁之懷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
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
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驟

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況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況從事獨賢抑奈何而倒植有來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勲業以為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濶相為隱

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繼靡為惠之不周
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
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顧迺令雍
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謂我宣勞而
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至
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答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新意者德

隣嘗有心於推轂粵來謙問益感哀悰某官大雅不羣
成功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兮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完
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
名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
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鄒以下而無
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
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屬望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宰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弭節湖陰夫人以引去
為高吾黨以留行為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
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
風雅頌之文祗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紬石室
之藏分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
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
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
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戶之存籍甚弟兄之望

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
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疎如初衰情已甚自別脩門之
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盍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之
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為此

止齋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九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四

宋 陳傅良 撰

啓

答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
聽以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謙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
當古人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

家之說斷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為舉首況迺占五緯蓋荊州分野之祥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盡簪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行矣拜貺須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歲恐不俟駕車已繫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偕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
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
違招徠之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
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羽儀增重
場屋某官中庸之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
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
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道千佛之經尚未繼天

府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茲某偶因乘傳之來遂
託盍簪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瘵官無
直諒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摻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
初采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
雖今多士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
要之路過家上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為急言念

江湖之阻嘗煩廊廟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
無訟用能鞠草於園扉則人自不寃安得弄兵之赤子
少屈以此遄歸有期某嘗託下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
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疾驅之詔

答諸郡賀冬

十國為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
不胥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政與
時新既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

考之聞即對端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
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為剛自外来為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
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
二文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
於寵光用亶乘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
簪遙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端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
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
舊出董計畫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亶乘於穀
旦將茂對於龍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
憶別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

答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

休永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為讐借曰故人曾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殷况復蒙成遽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為貪之風人將謂何盖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持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

為功正恐獲高上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
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
九流之辨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
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啓沃帝聰必獻納
司存之久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
惟衆允矧屬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疇咨百工誰克

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
聳羣聽行述百年之憲遂躋三事之班某辱在下風頗
蒙異顧雖上體朋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荐叨器使之恩
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湜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爲府
之須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令名
當今大雅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

之操而發於謙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
國勢莫重臺綱何近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
意公素有埋輪之風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
所播羣聽無譁某早辱下交最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
知久要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伯壽

邁蹟周行辱為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
有期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遲肯來某官學優

古人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
頌之音奄有衆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紬石室之藏
分治天官之目爰方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
風不數宣和在廷之士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
朝未離於五品士方太息公已遄歸某瘵曠之餘覆護
何幸況尚聯於小事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
遂著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前席之知恐公
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擢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畀郡符幸安所部固已見大造
保全之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
世疎甚意惟竊祿以為暮年饘粥之謀勢可投閒庶遂
平生筆硯之樂豈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
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
於建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絕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
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興以

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況地控湖嶺俗雜民犇正須
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某官盛
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之勞
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
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聳雖無軍旅之興
之憂銜轡甚寬庶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運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

由端有裏言之助伏念某庸疎已甚迂濶奚堪少所為
燈火之謀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
工遂免州縣之勞浸陞於廩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
其竊祿以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
之恩所恨罷駕終乏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為江
漢之衝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辨護則有遲鈍不及
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患持是書生之
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某官言為國是

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秋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泣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廷之計入境問俗已來宣周隰之勞先聲所孚羣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尚分半竹胡州縣之徒勞蓋世方重其老成而上益詳於

試可果煩以四方之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
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寧
某阻自輜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
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左相

孚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恭惟某官德
盛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
君以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

植壤羣而無智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薰為
豐穰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
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攷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迺如
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
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
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
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孚羣聽惟允某官直方以
大中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
無愧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叅大政益
展壯猷苟利公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
之難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
寵進專宥密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令中
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為右丞相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
惟本兵佇聽文德之床以祚中興之運某辱知最厚頌

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胡叅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聞尚友其人皆前脩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亶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夾輔於昌期而況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休雍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

之問學知今日之訐謏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羣陰於將
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
側聞渙號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
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
驅使

賀丘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
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

蓋出緒餘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
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
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
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
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徃從絕域遂扈甘
泉以睿簡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贊喜實
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鑾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任胥慶宣惟元子對
越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恭惟皇太子大
王仁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
六藝曲垂疊疊之聰惟有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裒
時丕祉為國元良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
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更玩震亨之修省

止齋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一第三頁後一行必有告榛栗之虔
刊本虔訛慶今改

卷三十二第二頁後三行當注金而不昏刊本脫
當注二字按莊子云以金注者昏今据增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校對官編修

臣

閔惇大

謄錄監生

臣

葉椿

謄錄監生

臣

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

五至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二十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五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與王德脩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玩一別輒
數年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
前輩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

懟釋耳某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
亦有緒左氏課日趣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
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
造次且如禹貢州未繫河先儒固曰運逆三於青州達
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則以為受上之
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
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東
道為奉地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長

百夫長之下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謂
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
秘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
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
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
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今又作
益食貸志作斂是也載師所征税或二十而一或十而

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士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答潘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
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叅之漢氏自宮衛分領光祿衛
尉府歲分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皆
為私錢之屬王后世子各養於寘宮謁者奄官亦散它
局此紐一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
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
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門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
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某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人之後蓋謂之貢倨不可就見況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下獨造窮巷夜扣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敘其簡牘不以記啓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願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人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君子也蓋聞禮賢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賢士人之

為比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子蓋為急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矣一舉而關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為惠以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惠也寵光之未申戒令之不趨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多而陰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齋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懿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粗足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真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

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
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兒女語相甘
誘落身杯酒間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
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
半年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
子之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簿書之勞非

所以溷儒者比來轂下傳聞調謾詳密不見端緒私用
慰釋雖然百九兄書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
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
從縣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臺符徃至殆
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令或者胥失近知扁
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
難去甚善甚望為祭酒僅及家易簣劉大著王詹事皆
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

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八年來所得
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憫識罷還家了親事益
遠得御倘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畧去少褒
之辭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簿
報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
右為之歉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為
請殆言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

順正自是天資頑頓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
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與孔子異然則士
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
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繫臨紙惘
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
去世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
堅脆其虛受我耶逝將與君洛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
所未至者其不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
未必相志越期年足下果復攜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
弟之奇之遺稿與其季氏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
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
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

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
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叅
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
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又適於用
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
而不慕慕而不求交者也況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
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
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況足下容

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呐呐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冀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

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
有懷填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
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
以竢

與鄉守曾仲躬

瑞安脚剩錢知蒙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
明遠千里無恙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繇省符抑
漕檄也如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

以示惠蓋積留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
如勿倚閣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
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致意則雖微惠猶無虐是道
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為僭易
將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
壯丁承引催科之後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

舊以保正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時時以縣

司帖引追條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曹吏
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譴訶之又不比者壯散居鄉村
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
切廢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
得謗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
肯與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

欲與之游向者臺評云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
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
不敢復從羣衆妄出已見論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
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之奉從我於寂寞豈
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願秉燭而照之
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懲艾當蒙亮悉然厚意不可
虛辱總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
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
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
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閭里共其勞
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
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
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
者固有廩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

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後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

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闢恐非人事也

答朱文昭

書問濶踈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慰釋彼所貺字帖具審所論譔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鹵莽思得故人共論此往往阻隔每一上心

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著作墓又迫蕃叟弟葬先叔
匆匆遄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
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
姦臣擅國羣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
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
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後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
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
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

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位古喪禮也
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
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遽舜丞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
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
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名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
賢豎立亡幾紹興季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

聲之意而書生承紹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
大方深求闕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
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足學也

答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某髮齒衰改
無復他覲倘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
志願足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
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熱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
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
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他依經為傳文無虛發優游不
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
舌盡也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為來
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
有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据見釋其左方有一二

條似不足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纔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

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
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
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
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假春
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講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
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
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守而其力

不足以發揮前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
田何孔安國戴聖戴德毛萇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
合羣書為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
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
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書本孔安國禮本河
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黜
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爾
其論五帝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摺紳先生難言

之書缺有間其軼迺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沿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

肯來同社幸甚

止齋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一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六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
周自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
皆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

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
得為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為諸侯盖有管
霍之地而蔡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
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
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
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
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徵國也而
國風以之終始焉盖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如無統紀

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曹
鄆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
故以豳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
不見於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
獨邶鄘春秋亦無鄘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
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
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
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外之差寰外則

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為
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
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
大九州之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
小爵卑而國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
之類臆決彌甚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

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
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末有爵為公
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子三公而稱公非
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
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
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且周末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
之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

倍之其在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
與在邦域鄆無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
儒以八州為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
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
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
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
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脉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啾啾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

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

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
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
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
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
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之徒若犯分
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
猶未能自強也瞻仰歎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

後尊候萬福懌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
勞無由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
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
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情益見天道尚
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為課進豈以為尚
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顛撲不破若得人之伏
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鬪合工夫
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

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悲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黃面棒喝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摸畫而元晦亦隨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歎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忤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

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六七分
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為
作不行放低一著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豎作偶然
撞著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
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
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
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
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
之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著力
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
明白不墮小人穽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
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閭巷蟣蝨之徒時欲置之
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闕

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
外縱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士以此免不知

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叫冤叫苦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著頭合著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

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曰錢以上名白係省而州郡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藏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盡歸

公上而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祖宗所以懋遷
南北均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望簡自聖裁
畀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
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
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
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閒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

絕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礪乎事業
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
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
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
過節倘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
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蕩某老矣所覲朋友共
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稿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

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為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丈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

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
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
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某甚恨
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
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
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
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角

此是大患知者一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
為利為利者負國沈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
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
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
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恥事讐垂六十年
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
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
其說謂之波蕩此某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貞

古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

門晚節甚慙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懿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閒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犴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

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
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
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
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

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
家方救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
定試拈出此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
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

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貺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怍承命重為不敏
某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
之際義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
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
非南遷元魏無凌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
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

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歎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吳門書稿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盞間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

使已及門矣謾塞盛意為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為然否

衰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來長編過眼數卷便昏澁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諭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

者往往不收未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爽二紀
以來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為
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剥經誼而非自為書今
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間事辭輻輳勢
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
所冀深探書外之意來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
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
年雖豪傑之士散為吳魏之後拳拳於漢獨南陽數人

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
一二新詩見寄疾讀降嘆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止齋集卷三十六